

亚东◎著

陕北 煤老板

揭开陕北煤老板发迹的神秘面纱

一部讲透煤老板背后的暴富内幕、官商纠葛、凶杀命案的长篇小说

著名作家陈忠实、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莫伸倾情推荐

为您讲述一群农民何以一夜暴富，成为亿万富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走进中国的“科威特”，与煤老板“零距离”接触，作者亚东六年磨一剑·揭开煤老板发迹的神秘面纱，描写这片“经济因煤而兴”的热土上，各色人物真实生存状态·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陕北煤老板》

作者 亚东

九州出版社

故事梗概

小说以煤城古塔镇为背景，透过陕北这片“经济因煤而兴”的热土，描写了民营企业（以岔湾煤矿为代表）、国有企业（以古塔煤矿为代表）、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纠葛。

小说以警家塬村民们私自打开国有大型煤矿古塔矿废弃的井口采煤，又因私采烂挖造成古塔矿栈桥跨塌三人死亡的重大矿难事故展开。

在私自开采中，几乎一夜暴富的警家塬村民警三和杜子为了隐瞒这起矿难事故的真正原因，以金钱和美色为诱饵，买通事故调查组主要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古塔矿上级煤炭总公司副总经理殷成在事故调查中，隐瞒了这起矿难事故的事实真相。

在得到第一桶金后的煤老板警三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把目光盯上了民营企业岔湾矿，在经过一番较量后，这场矿权争夺以村民韩老大死在井口，南方来的矿主陈老板以 5000 万元人民币转让岔湾矿而结束。

成了岔湾矿矿长的警三与原土地局局长王安合作，通过上自北京、下自省城的采矿权手续办理交易，拿到了尔兔林井田资源的开发权。同时，为解决企业生产接续问题而伤脑筋的国企煤炭总公司，以及掌握审批权力的煤城地方政府，也看到了这块井田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经过协商，三方成立了新日月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尔兔林井田。

在尔兔林井田开发过程中，新日月公司与村民发生了利益冲突，在官方协调未果的情况下，新日月公司股东之一杜子动用了黑社会力量，摆平了带头闹事的羊娃一家。

资产与名声迅速扩大的煤老板警三再次通过金钱和美色手段，很快就同煤城的“一把手”付县长交上了朋友，并被聘为了县长助理，在网上引发争议，这也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注。

一场因原岔湾矿股份分红纠纷的官司，给原矿主陈老板招来杀身之祸。而雇凶杀人者正是警三的弟弟警四，警四在潜逃时出车祸死亡，几起悬案最终水落石出……

目 录

楔子	
第一章	6
一	6
二	7
三	9
四	10
五	13
第二章	15
六	15
七	17
八	18
九	22
第三章	26
十	26
十一	27
十二	29
十三	30
十四	34
第四章	37
十五	37
十六	39
十七	42
十八	44
第五章	46
十九	46
二十	47
二十一	49
二十二	51
第六章	59
二十三	59
二十四	60
二十五	62
二十六	64
二十七	64
第七章	67
二十八	67
二十九	69
三十	71
三十一	72
三十二	75

第八章	80
三十三	80
三十四	80
三十五	82
三十六	86
三十七	92
第九章	100
三十八	100
三十九	102
四十	103
四十一	105
第十章	107
四十二	107
四十三	109
四十四	111
结 尾	118

楔子

这是一片不毛的土地。

这是一片在历史上从不生长希望的土地。

这是一片突然从地底下长出钱来的土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这片千年前匈奴人与汉人血肉厮杀、肉欲横飞的土地上，突然被发现埋藏着大批的金子——黑色的乌金——煤。

首先觉醒的是匈奴人的后裔，在这片老祖宗留给他们的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祖祖辈辈们原来是踩在钱上一代一代度过贫困潦倒的一生的。

于是，他们开始做起了发财梦。

当然，匈奴人的后裔也像他们的先辈一样，他们的发财梦也是具有掠夺性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发财梦是五花八门的。有掠夺开采的，有占路收钱的，有耍黑皮坑蒙拐骗敲诈煤矿的，更有利用手中职权入股煤矿分红的，就是那最不济的人也是在路边拾煤讨生活的……

从此，这片土地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暴发县。

第一章

—

夜色降临在无边无际的荒漠，黄色的沙土地开始被黑暗一点一点的吞噬去。随着夜色的来临，一辆辆拉煤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着，车灯连成线像一串串耀眼跳跃的火把，一阵尘土飞扬过后，留下黑色的煤粉末子在空中盘旋飞舞……

警三和杜子还有他弟弟警四站在山坡上，羡慕地看着一辆辆满载着黑金子的拉煤车轰隆隆远去，杜子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星子：哼！钱都让狗日的挣去了。

中等个头、矮矮胖胖的杜子从兜里掏出一包猴王香烟，给警三和警四一人递上一支，又给自己点燃了一支，深深吸了一口感叹道，咱们也得想点挣钱的路子。听说邻村的铁蛋就留了几个人手，晚上在后山挖煤，一天也能掏百十来吨煤，倒手卖给兰炭厂，挣几千块呢。

“卖给兰炭厂一吨一百多，要是卖给煤贩子，一吨能卖二百多块。”个子矮小的警四齜着他的四环素牙齿随声附和道。

黑瘦精明的警三突然想起古塔煤矿那条多年前被封存的井口，那是一个早先的村办矿，后来资源被国有煤矿划走了，国有煤矿又在山后面开了个井口，就把这个井口给封掉了。当年他曾在那里做过掘进工，熟悉井下的每一条巷道。想到这里，兴奋和冲动点燃了他的每一根神经，黑暗中警三的小眼睛闪闪发亮，眼角的鱼尾纹上下抖动着，像煽动翅膀的飞蛾。他转过身对后面站着的两个人说，要干咱们就干大的，就把想法告诉了杜子和警四。两个人为这个大胆的想法很是兴奋了一阵，说警三真是他们中的小诸葛。

说干就干。

当天深夜，三个人回去带上工具、矿灯和炸药，穿上胶鞋，警三又从家里的床底下翻出三顶荡满灰尘、残旧的安全帽，一顶安全帽上还破了个洞，管它呢，有总比没有强，这还是当年他在矿上干活时攒下来的。

走出村口，三个人没有走大路，怕碰到村里人说不清楚。他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蹒跚前行，路上除了脚步声就是他们抽烟的丝丝声回荡在空气中，敲击着他们警惕的耳膜，远处馒头状的沙包显得格外静谧和空荡。大约一袋烟的功夫，他们悄然来到了那个封存多年的井口，杜子说，用炸药把井口炸开。

警四齜着他的黄板牙坚决不同意，认为那样动静太大，怕被人告发了。

警三咬咬牙关，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何况这儿荒山僻壤的，离村子又远，炸！

杜子和警四分别用镐头和铁锨挖开一个深坑，庄户人手干这些活不在话下，麻利的很。

警三小心翼翼地把炸药安放进去，左右看看稳妥了，这才一步一后地把导火线向远处拉去，警四和杜子紧随他也亦步亦趋地向后退。三个人在十几米开外的一个小山包前停下脚步，警三四下张望着说，我看就这儿了，比较安全。他们趴下来，警三掏出打火机“啪哒”打燃火苗，只听“咪溜”一声，导火线沿着杂草和沙地火龙般向前窜去。

眼看着火龙形成了一个小圆点，三个人不约而同的伸出双手捂住了耳朵。

“轰隆”一声沉重的闷响，回声在山谷间荡漾。井口被炸开一个大口子，一股阴湿的潮气伴随着发霉的气味扑面而来，三个人惊出了一身冷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周围，几只蝙蝠惊得飞了起来，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煽动着翅膀不见了踪影，警三想如果发现有什么动静，就赶快撤退。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空气中硝烟的味道和沙尘已没有了踪迹，他们才定下神来，环顾四

周，昏黄的月亮迷离地悬挂在天空，照在环型山凹里，依然是一派灰蒙蒙的景象，远处的山峦起伏，在雾岚笼罩的月光下显得分外朦胧。看来一切平静，警三回过头来，看到杜子和警四已经抢先刨开洞口的石块钻了进去。

看来钱真他妈的是好东西呀，警三嘿嘿笑着自语。

井巷里死气沉沉，三个人在阴冷潮湿的回风巷道中深一脚、浅一脚的向前摸索，胶鞋踩在泥泞的地面上，发出咕唧咕唧的声响，回旋在空荡的井巷中，仿佛唤醒了亿万年前远古的生物，从更深的巷道发出嗡嗡的回应。

大约十分钟左右，他们就来到了工作面，因为是房柱式开采，工作面像迷宫一样，要不是警三当年在这儿干过，他们三个人还真摸不着方向。

看来掌子面还保存完好，警三道。他的声音在巷道里荡出嘤嘤嗡嗡的回声。

杜子在里面转了几圈，已经没有方向感了，我们咋开采呢？他灰头土脸地冲警三喊。

等我们回去好好谋划谋划。警三说着一转身向外走去，其他两人紧随其后，巷道里的嘤嘤声渐行渐远，留下一片阒寂、空旷。

二

一觉醒来，太阳挂在东山上，尽管已是盛夏，煤城的早晨还透着那么一股子凉丝丝的气息。

警三的家在警家塆村最南端，离村子街道中心较远，所谓村街道，就是一条四米宽、能够并排行驶两台手扶拖拉机、被硬化了的石子路面。村南散居着三户人家——警三家、警四家还有母亲的家，当然确切地说是一个大家分成的三个小家。

警三母亲命苦，一辈子生养下四个儿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丈夫与老大外出讨饭，饿死在去南边县城的路上。老二在三岁上得下个肺病，那时家里穷，没有钱看病，一直不死不活地拖着，把家里拖累得贫困潦倒。

警三父亲和大哥走的那一年，警二年仅六岁，警三不到五岁，警四还在怀中吃着母亲的奶，是裹着小脚的母亲千辛苦、万劳累把三个孩子拉扯到大。警三和警四打小辍学，靠给村子里放羊过活，那时村里人都叫他们哥俩拦羊娃。

粉碎“四人帮”那一年，骨瘦如柴的警二终于痲病成疾走了，给这个贫穷潦倒的家带来了些许生机。

再后来政策放开，村里办起了煤矿，警三便下井当了一名掘进工，干了几年，家中有了一些积蓄，警三在二十五岁时娶了婆姨，又过了二年，给警四也娶上了婆姨。

现在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只是分开过着日子。

警三的小家在场坡左边，盖起四间楼板平房，警四的小家在场坡右边，也盖起四间楼板平房，母亲的家在场坡正中间，是上几辈人留下的三孔石头窑洞，冬暖夏凉，经久耐用。

母亲的住处在场坡的顶端，那里每天早早地就有了光亮，晚上太阳落下西山很久还能看得见物件。母亲说，这儿阳光照耀时间长，省灯油。

母亲一生艰辛，却是个要强的女人，不愿意跟着儿子们一起生活，警三和警四只好隔三差五轮流给母亲从坡下挑水上去，时间长了，家里的女人们就有了怨言。在警三弟兄看来，说句实在话，那个大坡也确实太长太陡峭了些。

可母亲却说了，咱们警家世代代都是在警家塆这儿生活过来的，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们谁不满意死后就到老祖先那儿说去。

一大早，婆姨们都早早下地干活去了，警三起来吼醒了弟弟警四，两人到坡上喝了一碗母亲熬的小米粥，起身去找杜子。

杜子家在村子东面的半坡上，两个人呼哧呼哧地爬上山坡，看到杜子坐在院墙外的沙石凳上抽着纸烟，婆姨正挑着一担水从山下往上走着，瞥三大着嗓门喊，嫂子这么早就忙上了。

嫂子抬头看见是瞥三他们，便道，老三你们来了，快回院子里去，我这就担完水给你们沏茶。

瞥三笑着答应，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三个人回到院子里，坐在沙石凳上开始思谋掏炭的事情。

杜子认为应该先联系买家，然后再动手，每天三个人用崩崩车干它一晚上，少说也能掏腾出几十吨煤来，然后找村里跑车的毛蛋来拉。

瞥四不同意，说没有煤管票煤咋拉出去呢？所谓煤管票就是地方煤炭局实行的一种地方性政策，每吨煤加收煤炭管理费40元，煤炭局在沿路设有卡子，没有票一两煤也甭想运出去。

说到这儿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不再吭声，都别过身来，把目光聚集在瞥三身上，看他有什么妙招。

瞥三慢悠悠地抽了一口烟，仿佛香烟里有很多计谋似的，然后他又一点一点地吐出细细的烟缕，这才开口说了话，我看应该这样干我们才能挣到大钱，首先和村长联系，把村子里有崩崩车的人家都联系起来，再凑钱买两到三台铲车在井下井上装煤，杜子负责联系买家，老四负责在井口装煤外运，我负责从外面搞炸药和摆平政府那边的事情。咱们三人各占有20%的股份，剩下的40%分给村长、支书和外面需要打点的人员，外面打点的人员瞥三没有说是谁，瞥三婆姨的娘家舅舅就在煤炭局工作，瞥三没有明说是怕以后真的有事把他牵连进来，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了。

三人合计了一个上午，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思量了一遍，认为再没有遗漏的地方了，这才分头行动去了。

瞥家塆村座落在群山环抱的山洼中，村前是一条常年半枯的季节河，近些年由于地下开采，河水早已断流。从风水学上来讲，过去的瞥家塆村依山傍水，山弯西高东低，南北通向，避风蓄水，可谓风水宝地。

下午时分，高原的阳光照得人懒洋洋的。瞥三溜达到了村长家，“大村长在吗？”瞥三一进门就大声嚷道。这样显得他和村长的关系不同一般，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其实村长也姓瞥，是瞥三出了五服的本家叔叔。

村长刚吃罢饭，正一个人坐在家里的炕沿边抽着纸烟，听到瞥三在院子里嚷嚷，在窑洞里高声应道：大侄子呀，进来说话。

瞥三一进门，就从兜里掏出一盒芙蓉王，给村长撂下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深吸一口说：村长叔，我也不绕弯子了，没啥意思。然后就坐在凳子上抽他的闷烟，不再言语，等了一会儿，见村长只管抽他的烟，瞥三心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奸巨滑的村长叔。

于是便又张口继续他的下文：人家都挣大钱哩，邻村的谢宝宝都是亿万富翁了，村长叔就这样一天一天干坐着？

村长笑笑：你瞥三心思活，给拿个主意看咋样才能挣大钱？

挖煤呀，只要把煤掏腾出来就能发财。瞥三眼里发出对金钱无限向往的光芒。

村长“哦”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是等着瞥三的下文。

把咱村后山沟里那个窑口打开，一天出它个几千吨煤，咱就发财了。村长叔，我和杜子下去看了，井下情况还不错，大家出资，给你入10%的股，一起干吧！瞥三激动地一口气把话说完。

其实村长一直也在琢磨这个事情，可是咋样干他还没有想好，今天听到瞥三这样说，心想看来瞥家塆村还是有人惦记这口窑呢。

说说你的想法？村长还是不动声色地对瞥三说，口气中已经有了对话题的兴趣。

警三听出来村长叔的口风活着，于是也就不再隐瞒，一五一十地把他们三个人合计的事情经过道了出来。

等警三说完，村长就说，我估摸着启动起来这口窑需要 130 万资金，到时给我入 15% 的实股，支书警军那里给上些，然后把村里的蹦蹦车和大卡车都集中起来，按运费支付，你看咋样？

警三一听村长这样说，高兴的一口就应承了下来。

村支书警军今年三十三岁，年纪虽轻，却很有胆识和魄力。前两年镇上与一家国有煤矿谈开采条件，警军被村里选为村民代表参与了谈判。警军脑子活，又在外闯荡过几年，在谈判过程中被书记和镇长看中，回到村里就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支书警军那儿警三也没有太费周折，就谈妥了条件。

最后警军只问了一声：村长要多少股子？警三说了，他就没有再言语。

警三兴冲冲地回来，杜子正在村头等着他呢，一见警三高兴地说：说好了，把炭卖给岔里的几家兰炭厂，不用想办法买煤管票了，警三思量，如果外运虽能多挣些钱，风险也大，被煤管局扣住了，少说也得花钱买通关节，还耽误功夫，也就没再说什么。

天刚擦黑，警四回来了，他一脸的疲惫，看样子他今天跑了不少的路。

喝了一大杯冷水后，警四告诉他哥哥和杜子，他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古塔镇和孙镇大大小小的煤矿，终于找到了四川来的一家掘进队，大概有四、五十人组成，有炮工二名、综掘司机三名、另外还有瓦检员、通风工等一应俱全，都是有证的。已经和他们谈好了，按产量结算。同时，他还与村里的几个跑运输的说好了，到时他们自带三改四车来从井下往外运煤，也是按吨位结算。

看来一切准备停当，警三让杜子和几家兰炭厂联系好，今晚就可以出煤了，他还特别叮嘱警四，工作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下午，警三和杜子骑摩托车去古塔镇看了两辆小型装载机，找来村里的有胜和山子雇他们两人开铲车，说好一个月给五千元工资，管吃管住，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应承了下来。

三

夜幕降临警家塆村，以往的警家塆村每当这时早已静悄悄地没有了人声，偶尔会有一只狗吠几下，或者几只受到惊吓的鸡扑楞几下翅膀。

上百年来，地处偏僻的警家塆村人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度过的。可今天夜里不同，村子里家家亮着灯光。子夜时分，警三带着百十号人手来到村头的老庙前。说是一座庙，其实也就是一间九平方米大小的土坯瓦房，房檐上雕刻着龙、虎和麒麟图案，门前贴着门神，门里敬着龙王爷神龛的一座残旧的小庙宇。

在昏黄的月色下，警三和杜子燃起一柱香拜了三拜，所有人也跟着他们拜三拜，这叫敬窑神，在煤城几乎村村都有庙，庙里敬的神也是五花八门的，有敬马王爷的，也有敬龙王、观音菩萨的，还有敬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

贫穷自有贫穷的信仰，有时愈是贫穷，信仰反而愈加执著。

敬罢窑神，一群人踏着夜色，浩浩荡荡逶迤而行来到被打开的井口前。四川来的民工在警四的带领下，开进了井口。随着工作面一声声咚咚的炮声响过，警家塆村人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发财梦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当第一辆三改四农用车拉着黑晶晶的煤冲出井口时，在场的人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一辆铲车正在井口旁边的煤场，等着装车，然后由十几辆没有牌照的解放、东风车把煤送到几公里外的兰炭厂，村里人兴奋地想，钱呵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我们警家塆村人的口袋里。

煤是有了，然而让警三他们担心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就是如何保密？警三心中

很清楚，这么大的摊场，不可能把秘密长期保住，只要能让它成为公开的秘密就行。简单些说，就是打点所有能够管得上他们的单位和个人，这需要钱，当然只要煤出来了，钱不是问题。

在煤城，人们并不很接受银行，所有的生意人都愿意把钱带在身上，谈好价钱后就付现金，这几乎是不成文的规定，看来现代文明在煤城还没有真正让多数人接受。这就像这儿的交通一样，红绿灯安装上了，却没有车和行人遵守；斑马线画上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行人过马路，从小就没有养成一站二看三通过的习惯，更像是走在自家的田头，一个念头就横穿了过去。

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不是主要问题，自由而散漫的陈年积习才是人们忽视文明的根源。

到了这个月末，第一次分红开始了。

本月产煤六万吨，按照提前商量好的比例，警三、警四和杜子各分得一百万，支书警军和村长各分得八十万，最后，警三和大家商量，拿出一百万按人头分给村里的每户人家，这样一来，百来户的村子每户平均也能分到一万元，大家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当晚，警三找来杜子、警四、村长、支书商量打点的事情。

村长和支书都是公家人，他们深知这中间的利害，一口答应了警三，只是如何打点难住了大家，最后杜子出了个主意，列个名单，把古塔镇上和煤城大大小小能够管得上他们的单位和头头脑脑们都罗列出来，按照职务、职位挨个去打点。

大家一致赞同这是一个好办法。

诸事安排妥当，警四和杜子提出大家出去红火红火，几个人又是一口声的说：好。

警三他们乘车来到古塔镇上，找了一家最好的酒店，要了一桌子地方菜，提前说好一人一瓶茅台酒。

村长感慨道：我们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会有今天的红火日子，感谢祖上的荫德，感谢党的富民政策，感谢警三给咱们找下的好营生。来，咱们共同举杯，干！一口喝下一杯酒，村长的眼睛湿润了。

支书说前些年听人说起，有几个东北小姐来到煤城，一夜就挣了好几千，赶紧给家乡的姐妹们发短信说：煤城人傻、钱多、速来。于是东北的小姐蜂拥而来，跟着四川、湖南、西安等地的小姐也纷纷跟来，古塔镇有一个小区人们都把那儿叫二奶区。

酒过三巡，警四说我给咱找几个小姐陪酒吧？

杜子说警四爱搞这事，你就给咱好上些找几个，我请客，咱可说好，小姐不好我不出钱。

警四龇着黄牙嘿嘿笑着拿起了手机。

不一会儿，领班带进来一排低胸坦背的小姐，进来后，齐齐站成一排在领班的带领下异口同声说：先生好！

警三看了只是乐，村长害羞地躲闪着眼神，支书也不自然，警四和杜子看来是已经习惯了这些，大大咧咧地走上前去，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最后挑中了五个小姐，其余的小姐又异口同声地说：先生好，很高兴下次为您服务。

说完大家又鱼贯而出。

警四拉过一个胸部高挺的小姐：这个大奶奶给村长，村长嘴里经常挂的口头禅就是谁谁婆姨奶奶大……

四

从事煤矿行业的人都懂得，火药决定产量。

没有火药煤是开采不出来的，掘进巷道首先需要的就是火药，何况小煤窑没有综采，全都是房柱式开采，火药的需用量特别大。从民爆部门买火药看来是不可能的，何况那些民爆部门的人大都是公安部门雇来的临时工，心黑的很，胃口太大，稍不满意就给人脸子。

杜子婆姨家是煤城东边的，那边靠近山西，私人火药工房很多。警三和杜子商量是不是从那边搞些火药，可是路上查得严，万一被查住那可是刑事案件，比较麻烦。

从关中那边的火药贩子手中买，他们给送货，虽说贵些，也还保险。

他们决定先让关中的火药贩子给送货，再让杜子到山西走一遭，看他们能不能给送过黄河，杜子说过了黄河他就有办法把火药运回来。

说到这里，杜子提议，最近整天都是折腾着掏煤挖炭，咱们都好久没有去吃一顿胖嫂大烩菜了，还怪想的。

你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警三说完用眼斜睨着看他，仿佛杜子正在做出一件在他意料之中又让他出乎意料的事情。

杜子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和那胖老板娘没有一腿的。

警四在一旁打趣：谁说你和她有一腿了？

三个人都笑，只是杜子的笑有些不自然。

三个人骑一辆摩托车从矿上出发。

近几年来，煤城成了全省闻名的摩托车城，这让煤城人引以自豪。它的好处是方便快捷省钱，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步好转，摩托车成为煤城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大街小巷，乡镇国道上，到处都可以见到飞驰而过不戴头盔的摩托车司机。尽管这种交通工具充满危险，但是对于正在奔向小康的煤城人来说，它毕竟要比过去的马拉车和自行车好上百倍。在国道上几乎天天都能够碰到摩托车肇事，每年也都有不少交通事故让摩托车司机丧生车轮下，但是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地赌着这种生命游戏。

贫穷让煤城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显得淡漠而苍白。

从古塔镇到煤城四公里处的公路边上，孤伶伶地矗立着一个蒙古包，蒙古包门前有一个小院落，院落的大门是用沙柳条编织而成，远远看上去像一处苍茫的大漠风景画。画面中最显眼处就是大门上方几个深红色大字：胖嫂大酒店。

其实这胖嫂大酒店也就是一间蒙古包和一间不起眼的操作间。老板就是胖嫂，还有两个从内蒙来的年轻女孩是服务员。胖嫂三十五、六岁，圆圆的脸蛋，看上去一脸的福相，一双大大的毛眼睛在和人说话时总喜欢风情万种地睨着你，而那两个年轻服务员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一个叫小花，一个叫小文，她们看上去瘦瘦的，前平后板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然而在古塔镇，胖嫂大酒店除了因为胖嫂的大烩菜在这一带远近闻名外，就是这三个穿着内蒙民族服装的女人，她们吸引了附近小煤窑的矿工们纷至而来，当然这也给酒店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摩托车载着警三他们三个人晃悠悠地来到胖嫂大酒店门前，正是下午吃饭时间，蒙古包内已有人开始摇筛子猜拳行令。

杜子掀开棉门帘一边往里走一边大声吼叫：老板娘，还有桌子没有了？

胖嫂从操作间出来，潮红着脸蛋笑盈盈地，原来是马老板来了，你可有一阵子没有来了。紧跟着又看到警三弟兄俩走了进来，哎哟！两位警老板也来了。

警三：别叫我老板，我们只是给人扛活的。

杜子看着胖嫂却冲着警三的话语：是是是，都是给人扛活的，老板娘你给上三份大烩菜，再上一盘酸菜、一盘牛肉，好久不来吃就想……

杜子本想说就想吃你的肉，看警三低着头想心事就把话咽了回去。

警四在一旁道，老板娘，马哥想吃你的肉了，你就给他吧？

胖嫂拍了一下瞥四的手，怕是你想吃肉肉了吧？说着用眼扫着小花，小花看老板娘看她，脸就红了起来。

老板娘进里屋准备饭菜去了，小花过来给他们倒水，杜子吩咐，小花，你去柜台上拿瓶白酒。

喝甚酒？小花问。

哥，喝甚白酒？瞥四看着瞥三。

六十五度北京二锅头，瞥三淡淡地说。

随着夕阳缓缓落下，瞥家塬村的人又开始了在黑夜里淘黑金的营生。

钱可以让人疯狂，钱可以买通全世界，世世代代也没有见过这么大把大把的钱流进口袋的瞥家塬人疯狂了。他们忽视了安全、忽视了国法、忽视了亲情，眼中只看到钱！钱！钱！

在这一群挣钱红了眼的村民中，瞥三的大脑越来越清醒，他知道这样蛮干早晚是要出事的，为了延缓事故发生，他高薪聘来了从大矿退下来的工程师陈老，千叮咛万嘱咐，千万把握好安全关。

陈老苦笑，井下是单回路送电，民工们打锚杆很不专业，他也只能尽力而为了。要不是瞥三给的工资太具有诱惑力，陈老早就不干了。

然而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天早晨，支书正和村长、村委委员们在一起商量如何分配国有煤矿——古塔煤矿赔偿的污染费问题，在山上放羊的二老汉找来了，他说村里的庙塌了。这在村里可是天大的事情，因为自古煤城人都信神，所以村村建庙，哪怕再穷的村子也是要家家捐钱修一座庙的，这是积荫德的事情。现在突然说庙塌了，如果让村里的老一辈人知道了，那还了得。于是他们赶紧放下手头的事情，一起来到村后山梁上，果然，庙顶已经开始倾斜。

走到庙门前，看到庙前到处都是酒瓶，那是村里人每年都来焚香磕头留下的。庙里的墙壁裂开有大拇指宽的缝隙，大家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咋办？

年轻的支书背着手一人走进庙观，庙里不大的空间寂静无比，泥塑彩绘的龙王爷身上斑斑点点脱落下许多油彩，看上去龇牙咧嘴地丑陋，沙尘掺着的香灰被风吹得满地都是。他仰起头看上去，屋顶因年久失修，漏下一片蓝天白云，白云在山风的作用力下，缓缓伸展，慢慢变幻着它们漂泊不定的鬼脸。过了一会儿，他走出庙观开了口：我看咱们还是回去找瞥三，让他找个风水先生，重新给神请个好风好水的地方，给咱村建一座气派的庙宇。支书首先想到了瞥三，主要还是他猜测这庙倒塌可能与地下采煤有关。

大家七嘴八舌地应承：对，对，对。

有人分析，我看咱村的神在这儿呆了上百年，早就想换个地方了。

大家都尽力回避是采煤把风水破坏了。

很快，塌庙的新闻传遍了这这个百户人家的村落。

而且谣传越来越悬，没有去看的人听去看了的人说，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便说那庙就已经塌伙了，甚至有人开始编起了故事，说神昨晚给他传话了，村里的风水被人给破坏了，以后村里就要落难了。

瞥三是从煤城打点各方关系一回来就听说了这件事的，刚进屋，村长和支书就脚跟脚地进来了。

庙塌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是怎么回事。

瞥三也就开门见山地讲：我看咱们应该给神神请个好去处了。

村长：村上出个公告，大家捐钱，刻一个功德碑。瞥三，你去孙镇把高半仙请来，让他给指引个风水宝地，咱们建它一个大大的庙观，好让神神住进去，咱们富了，也应该让神神住的阔绰些。

正商量着瞥四满头大汗的跑来了，他说韩老大领着村里的几个老汉到窑上去把井口堵了，说是村上挖煤把风水破坏了，死活不让再出煤。还嚷嚷着他们明天一早准备到古塔煤矿去，兴许是古塔煤矿采煤把庙给采塌了。

这韩老大是村上年龄最长的老人，德高望重。

几个人一听傻了眼，这还敢去古塔煤矿闹事，要是让公家发现了村上偷着挖煤，他们都得去坐牢，韩老大是越活越糊涂了。

还是瞥三脑筋活泛，对呀，为甚不说是矿上采煤把庙挖塌伙的，咱们应该组织些人手到矿上闹去，讹他几个钱，主要是遮掩一下村里人的嘴巴。

瞥三安排瞥四，去买上一箱好酒，杀一只羊，一会儿我和村长、支书请几个老辈人喝酒，再回去告诉你三嫂准备些下酒菜。你们晚上继续开工，不要耽误了，停一天工咱们就损失好几十万呢。

第二天一早，韩老大、放羊老汉带着三十来个人就把古塔煤矿的大门给堵了。

大门前妇女、娃娃一大堆，坐的坐，站的站，躺得躺，出矿的唯一一条大路也被一大堆土堵着，只能过去一辆小车，这是村里人商量好的，留下小车通道就是让矿上的人到镇上去找政府的。

这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村里和矿上发生矛盾，一般双方不直接协商解决，首先是矿上不相信出尔反尔的村里人，另一面是农民没有纪律性，更没有组织性，只要一家不同意事情就得搁浅，甚至只要是一家人里老子同意了，儿子不同意也办不成事情。也只有政府出面才能堵住村民们的七嘴八舌，人常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农夫一家，古塔煤矿的领导们深知这个道理。

晌午，古塔煤矿吴关中矿长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大门前团团转，马镇长带着瞥家塆村的村长、支书乘车赶来了。

吴关中矿长像看见救星似的迎上去拉住马镇长的手：马镇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盼来了。

马镇长一边握着吴矿长的手，一边腾出另一只手一挥，大家都静一下，先把路让开，把路上的土推开，不要耽误矿上生产，村里派出个村民代表和村长、支书我们一起去矿上谈判，看你们这像什么话。

马镇长发话了，村民们一个个都不吱声，也不离开原地，村长瞪了一眼站在路中间的一个妇女，那妇女胆怯地向后退了退，把韩老大闪在了前面，马镇长一看就明白了，于是走向前拉着韩老大的手，韩老，您老也来了，走吧，咱们一起到矿上谈。

韩老大一脸满足的笑容，扬了扬蓬蒿一样的白头发，跟着大家走进了矿部大门。其他人看村上的领导们都走了，也就四散开来，各自找块荫凉处抽烟喝水等待消息去了。

中午十分，大家达成了一致。本来这事村上知道自己理亏，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掩人耳目，所以在赔偿上没有要的太多，几万块钱对古塔煤矿来说不算什么。达成共识，也算是大家伙在一起商量完成了一件大事，于是矿上出面邀请大家喝酒，马镇长在大家的簇拥下，众星捧月般来到矿上最大的包间，这个包间足足能坐二十人，其豪华气派不亚于四星级酒店。

饭桌上，吴关中矿长首先敬马镇长一大杯酒，多亏马镇亲自出马，让矿上和瞥家塆村的和谐又进了一步，按照规矩下午就让财务上把镇上的调节费给划过去。

马镇听后说，好，那我也要敬吴矿一大杯酒，是你们带动了地方上一方富裕，农民嘛都是弱势群体，只要矿上从指头缝里漏上一点，就够村民们吃一辈子了。

大家互相吹捧着，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总算是把这场酒喝到了高潮……

五

回过头来，再说警三在策划了封堵古塔煤矿大门的闹剧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孙镇把高半仙接到了警家塆。

却说高半仙可是了得，在这方圆百十里大大小小的村落，没有人不知道他的。谁家盖房、谁家死了人看坟地、甚至谁家结婚看日子、给孩子取名字都去找他；据说就连县长每年都要找他算一卦，看看来年的运程，惹得煤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和煤老板们都把他当成真神一样地敬着。

短短几个月，警三的摩托车换成了猎豹车，如今猎豹车又换成了悍马。在这一带像警三这样一夜暴富的煤老板掰着手指头算过来，少说也有二、三百个，因此，在高半仙的眼中，警三还只能算是一个小煤老板。

小煤老板警三把高半仙接到村委会，先给了一个一万元的红包说：先意思一下，看好地方还有重谢。

高半仙笑纳了，这几年对这样的事情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凭着给人看风水，高半仙几年下来，把三个孩子都供着上了大学，一个至今还在国外留学。人都说高半仙少说家中存款也在八位数上说话，不过在这一带，七位数的人家也还不能算是有钱人，八位数的人家也仅仅是脱了贫，亿万富翁在这个暴发县里已经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了。大家都在看谁和中央、部省级的某某领导有来往，那才是真有点本事的煤老板。

高半仙接过红包说，他还很忙，这两天找他看风水的人都安排下了时间，也就是你警三来了，当年和你爸爸在合作社一起打临工，我们都是老哥们了，所以才挤出来时间先过来给你看看，晚上还得赶回煤城，有几个局长约他打牌。

警三唯唯称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警三、杜子还有村长、韩老大、放羊老汉一行人领着高半仙来到村后那座歪斜的庙跟前，高半仙站在庙门前，目测了一会东西南北方位，拿出一个精致的罗盘来，对照着指南针专心推演起来。

警三等人也都默不作声虔诚地看着他一个人在那儿忙活。

大约半小时后，高半仙终于抬起头来对大家说，这座庙的大门正对北方，北方是草原，以前正是聚气养精之地，现在北方正对的是古塔煤矿，断了财脉，所以庙也就不灵了。对面山上，你们看到那棵树没有？就是那棵光秃秃的小树，那面是正东，东面是黄河，今年运程零神在东方，正应了神的话，在那儿建庙合适，根据罗盘指引，那边是震卦，属火，正傍着东边的水，有山可依，有火可旺，又有水可蓄，是风水宝地。

他接着又叮嘱警三，记住，庙门一定要西向，背倚东方，南北向是川道，不聚气，有财也会白白流走的。庙门向西方，背倚黄河，暗合水运；东边主水，水为黑，黑为气，千万不要开后窗，西气东来开了后窗财运就流向古塔煤矿那边了，切记，切记。

警三和大伙频频点头称是。

韩老大佩服地赞叹：还是大仙眼力好，一眼就看准了我们警家塆村的财气来自西气东来。边说边夸张地把手一呼啦。

警三暗暗想，这高半仙也真神了，东边正是岔湾矿，这岔湾矿原来是村办矿，早些年经营不下去了，被村里卖给了温州来的陈老板，这陈老板手眼通天，竟然在国有煤矿那边搞到了上站的煤台，每天整车整车往外发煤；近几年市场看好，陈老板也是狠捞了一笔。

岔湾矿年产量八十万吨，警三早就盯上它了，让高半仙这么一算，警三认为自己的财路以后就在东方，确切地说就在岔湾矿。

于是他暗暗盘算着如何把岔湾矿搞到手。

接下来，就是筹资建庙。

当然捐多捐少都是心意，警三弟兄和杜子三人出大头，这也是为了遮住大家的口舌。

第二章

六

初秋的陕北高原，山青水绿，能见度很好。一眼望过去，铺满黄沙的大地上，一丛丛沙柳蓬勃生长，像一把把张开的巨型扇子，点缀在馒头状的沙丘上。

黄昏时分，太阳从高空落下来，残阳如血般搁浅在远处的山峦上。

“大地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古塔煤矿机电安全部部长水清望着西边大草原方向，说了一句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台词。

果然，不一会儿，天边升起了大团大团的黑云，风从一棵很不起眼的小草上一点一点升起。

有人喊：“起风了”。

熟悉这片土地的人们都晓得，那天边升起的不是乌云，是沙尘暴，当地人叫黄风，它和下雨没有关系。

个头不高的水清扶了扶歪斜在眉眼上的眼镜，对正在向他走来的矿长吴关中请示：“吴矿，刮黄风了，我到井口那边去检查一下安全情况。”

从事煤矿作业的人都知道，安全是矿井上天字号的大事，谁也不敢马虎。吴关中和水清是矿业大学的同学，他是了解这个平时看上去吊儿郎当的老同学的。就随口道：“你是不是又想到商业区那边喝酒去呀？明白告诉你，门都没有。”

水清白了白眼：“你不让去就不让去吧，还拿酒说事，没意思。”说完悻悻地回宿舍去了，吴关中看着他瘦削的背影晃进门去，才恶作剧般地站在那儿笑了。心想你小子那点小心眼还跟我玩把戏，知道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了吧。

却说这水清被吴关中抢白了几句，回到宿舍，点上一根芙蓉王香烟，大脑却在飞速地转动。哼！你不让我去是吧？我想办法也得去商业区那边吃上一把烤肉，喝上两瓶啤酒，回来睡他个舒服觉，多美。

一根烟还没有抽完，水清的主意就来了。

他拿起手机给井口变电站的小杨拨通了电话：“小杨，你把生活区这边的路灯电给停了。”小杨是他的徒弟，又是他的部下，当然得听他指挥。

一分钟后，生活区的路灯果然灭了。

水清不慌不忙地披上外衣，走进吴关中矿长的办公室。

“吴矿，路灯不亮了，我过去看看咋回事？”

看着一脸真诚的水清，吴关中矿长无奈道：“快去快回。”

水清上了那辆下井用的柴油面包车，打着火，那车发出拖拉机一样的牛吼声，向着矿部外面奔去……

风在一点一点加大，黄沙的颗粒吹进人的嘴里咯崩咯崩地响。水清到井口信息站转了一圈，看看一切正常，随驱车来到矿部外边的商业区要了一把烤肉，独自吃完烤肉就沙子，喝下两瓶啤酒，感觉舒坦了许多。

他拿起电话吼叫小杨：“把电送上吧，我要回去了。”

然后，开上那辆面包车，晃悠悠地往回走。

天完全黑下来了，黄沙满天，能见度霎时变得很低。水清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一会儿呼噜声四起。

外面的风越刮越大，人在房间里就能感觉到哨子一样山响的黄风，轰轰隆隆刮过窑顶时的震颤。

大约十二点左右，水清正睡得五迷三道时，小杨突然打来了电话，在煤矿上有一句安全谚语：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半夜来电话。水清从昏睡中警醒，电话那头小杨急切地大声喊：“水部长，配电房前面坡上的栈桥塌了。”

水清知道，小杨平时不苟言语，他是不会开这样的玩笑的。他感觉到自己的后脊梁发凉，第一反应就是人，他大声冲着话筒嚷：“有人受伤没有？”小杨那边还在大喊：“还不知道，风太大，那边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轰隆隆地栈桥塌倒的声音，好像很长一段。”

“知道了，我马上就过去。”水清声音颤抖着。

挂上电话，水清一边穿衣，一边给吴关中矿长打电话。

“喂，吴矿，栈桥塌了。”

吴关中今天上午下了一个井，到下午四点才从井下上来，感觉浑身困困的，早早就睡下了。他睡眼朦胧地拿起电话，对电话那端的水清不耐烦地说：“你小子是不是又喝多了，赶紧睡觉。”说完撂下电话，翻个身又睡了。

水清拿着电话愣在那儿，自言自语：“给你说栈桥塌了，你竟不相信。”他又一次拨通了吴关中的电话，“吴矿，真的真的，栈桥真的塌了，不骗你。”

吴关中在那边不耐烦了，“塌就塌吧，明天早上起来把它扶起来就行了，几点了还不睡觉，瞎折腾啥呢。”说罢不等水清回答，他就又一次把电话挂断了。

水清在这边急得直搓手，这家伙咋不相信我呢？也是情急之下，他突然想到了正在总公司开会的王刚书记。

于是，他拨通了王书记的电话。

“嘟。”电话仅响了一声王书记就接了。

“喂，王书记，我是水清。”

“小水呀，你好！”传来王书记浑厚的男中音。王书记平时不苟言笑，所以很少有人和他开玩笑的。

“王书记，矿上变电站前面的栈桥塌了，目前情况不明，你赶紧给吴矿联系一下，我马上组织人过去看看，今天矿上的风很大。”

听到这个消息，王书记的心猛地一沉，这是大事呵！来不及细想，比如水清在矿上，吴关中也在矿上，他们为啥不沟通？他操起电话就打给吴关中。

“嘟，嘟。”电话想了两下，吴关中很快接了。

“王书记，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老吴，变电站旁边的栈桥坍塌了，你知道吗？”王书记这么一说，吴关中的睡意立马就没了。

“真的塌了呀？”这下子吴关中算是完全清醒了，刚才水清说的是真的。

“马上启动应急预案，首先保证人员安全。我这边立刻向总公司魏董事长汇报。”王书记一边和吴关中沟通，一边穿衣起身往楼下魏董事长房间走去。

再说吴关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通知矿山救护队到现场，同时通知调度室让所有在矿上的班子成员到现场，以最快速度掌握情况，做出应急反应。

水清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

风还在刮着，比刚才小了些，小杨手里拿着一盏矿灯跑了过来，借着灯光，水清初步估计了一下，坍塌的栈桥大概有五十多米，现场一片狼藉，七勾八撑的栈桥就像一条残破的布袋卧在那里。他对小杨和后面跟来的几个人吩咐：“你们从东向西，我和小杨从西向东，仔细看看，有没有伤到人？快去！”

很快矿山救护人员赶来了，专业救护人员一到现场迅速展开搜索，上百万元的生命探测